



编者按:当塞北的风掠过皋兰山巅,将清冽凉意融进黄河奔涌的浪涛,兰州的秋天,便裹挟着西北独有的爽朗与醇厚,悄然叩响了季节的门扉。

这不是江南秋的柔婉,也非塞北秋的萧瑟,循着这抹秋意启程,便是赴一场与黄河、山峦、秘境古寺的秋日之约,拾捡属于兰州的独家秋韵。

兰州的秋,自带西北大地独有的爽利。前几日街头白杨还凝着半树浅绿,一场秋雨斜斜掠过,枝头便簌簌抖落满街金箔,风里都浸着木叶的轻响。黄河收束了汛期的浪浪,携着半河粼粼金辉绕郭东流,将秋光揉碎在水波里。

常有友人问,兰州秋韵于何处最动人?我总想起石佛沟之行——原来这座西北古城的秋,一半融在街市烟火,另一半悄悄藏在城南十六公里的沟谷间,等寻秋人踏风而来,解锁一场浓得化不开的色彩盛宴。

清晨驱车沿兰阿公路南行,早市的烟火气尚未散尽。车窗摇下,风里混着牛肉面的牛油香、糖炒栗子的焦甜,还有摊位上冬果梨的清润。刚拐出文化宫,街旁白杨叶便顺着风往车窗里飘,一片金叶子落在膝头,叶脉清晰得像精心勾勒的画。伸手去接,指腹触到叶边凉凉,才想起昨夜的雨把叶片洗得洁净,连边缘褶皱里都没了半点尘土。

行驶二十分钟,高楼渐次换成矮墙围着的农家院,院墙里的菊花开得正艳,白的、黄的、粉的朝着阳光舒展,衬着院外脱了半树叶子的老槐,反倒添了几分清艳的对比。再往前,公路像条灰带缠在山腰间,远远望见皋兰山麓时,同行的朋友忽然看着远处惊呼——原本灰扑扑的山皮,竟被秋染

得换了色:低处沙棘红得扎眼,一串串小果子挤在枝头,像撒了把碎玛瑙;往上些,黄栌树连成片,叶子红得像挂满了小灯笼,衬着天边薄云,连眼神都忍不住跟着这亮色飘移。

一路上金风送爽,秋阳铺洒,伴着层林渐染的盛景行至十六公里处,一块赭黄色巨石巍然矗立,石面镌刻的“石佛沟”三个朱红大字遒劲有力,赫然映入眼帘,此行目的地就此明晰。循着景区藏经谷入口的蜿蜒步道缓缓前行,林木愈发葱郁,山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拂面而来,石佛沟森林公园的壮美画卷,在一步一景中徐徐展开。

最先撞见的是山腰蜿蜒的木栈道,像一条褐色丝带缠在山间。一侧是陡峭崖壁,爬满赭红色爬山虎,叶子红得发紫,风过时哗啦啦翻卷,活像无数只小手在招手;另一侧是深谷,沟谷风来,卷着满鼻草木香——松针的清苦、野果的甜润、腐叶的微湿,混在一起,正是秋季独有的味道。

拾级而上,秋意愈发浓烈。油松依旧墨绿,却把其他树木衬得愈发张扬:桦树叶黄得像蜜,山杨叶边镶着圈胭脂红,连平日里不起眼的灌木丛,也攒着簇簇橙红、绛紫的浆果。阳光从枝叶缝隙漏下,在栈道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斑,走几步便有落叶飘落在肩头。同行孩童追着旋转的杨树叶跑,笑声惊起几只灰雀,扑棱棱掠过树梢,

翅尖扫落的叶子纷纷扬扬,宛若一场金色的雨。

行至半山腰,远远听见钟声。那钟声不似城里寺院的洪亮,倒带着山风的清透,“咚——咚——”两声,顺着沟谷绕个弯,才悠悠飘到耳边。循声拨开拦路的红叶枝丫,一片青瓦红墙终于从密林深处露了头,飞檐上的铜铃随风轻晃,与钟声叠在一起,竟是说不出的清幽,这便是石佛沟灵岩禅寺。

寺庙不大,青石板铺就的院落被四围的古松环抱着,松针落在檐角,添了几分古意。一棵百年树龄的老银杏最引人注目,树干粗壮得需两人伸臂合抱,皴裂的树皮上还留着岁月的刻痕,金黄的叶子却密得像撑开的伞,风一吹,便有细碎的“金片”簌簌落下,在地上铺出厚厚一层,踩上去软乎乎的,连脚步都染了秋的温柔。殿前的三足铜炉里,几缕青烟慢悠悠往上飘,刚飘到屋檐就被山风牵住,与山间的薄雾缠成一团,给朱红的殿门蒙了层朦胧的纱,倒让这古寺多了几分仙气。

一路前行,从观音广场拾级而上,脚下的木栈道在苍翠的林海间舒展。栈道由防腐木板拼接而成,踩上去发出轻微的“咯吱”声响,与林间的鸟鸣、山风穿叶的沙沙声交织,成了徒步途中最自然的背景音乐。

循着这轻快的节奏继续向上,行

□ 马磊

至半途,一尊通体莹白的佛手雕塑悄然立于栈道旁的台地之上。只见巨大的佛手,指节分明,指尖轻翘似欲触碰流云,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佛手上,勾勒出细腻的纹路,仿佛能感受到那份渡世的温柔。驻足仰望,山风拂过,竟生出几分与佛对语的静谧。

带着这份宁静转过弯,眼前景致豁然开朗——新修的楼台凉亭依山势而建,小桥跨在溪上,亭柱题着“秋山含黛”的楹联,连木栏都雕着松枝红叶纹样,与满山秋景融得恰到好处。亭子里围着群穿校服的中学生,画板架在石桌上,颜料盘挤着大红、明黄、群青。一个扎马尾的姑娘对着对面山坡挥笔,笔尖蘸着橙红扫出几簇黄栌轮廓:“老师你看,那棵树的红比颜料还艳!”旁边男生举着画笔打趣:“你把黄的调重点,不然衬不出雪山的白。”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,远处马街山麓竟还顶着层薄雾,像给秋山戴了顶白绒帽,红白相映,比画里更鲜活。我们悄悄站在一旁观看,少年们的画笔在纸上翻飞,把满山坡的彩色一点点挪到画纸上,连溪里的倒影、亭角的飞檐都没落下——原来石佛沟的秋,早已被这群孩子装进了画框。

从楼台后的石阶往山腰爬,青石板渐渐变成羊肠小道。道旁灌木长得齐腰高,枝叶挂着昨夜露水,走得急了,裤脚便沾了星星点点的湿。脚下



石佛沟观景台

是厚厚的落叶,踩上去“沙沙”响,松针、杨树叶、黄栌叶混在一起,软得像铺了层绒毯。同行的孩子被藤蔓勾住头发,伸手去扯,却带落头顶红叶,叶子飘落在肩头,惹得众人笑作一团。

从寺庙后山上行,便是一片开阔草甸。这里的秋意又换了模样——枯黄草甸上,几株沙棘树红得耀眼,像点燃的火把。站在草甸边缘举目四望,才懂“会当凌绝顶”的意境:群山层叠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树林像海浪起伏,连风都带着秋的温柔,拂过脸颊时让人舍不得起身。

太阳慢慢往西斜,山的影子越拉

越长,满山坡的颜色,也添了几分暮色里的柔和。

往回走的车上,车窗开着,风里带着草木的淡淡气息。回头看石佛沟,它就像秋阳晒暖的一颗宝石,藏在兰州城南的群山里,不显眼,却有自己的味道。

原来秋天从来不是冷冷清清的,它是大地最实在的礼物——把夏天攒下的热闹劲儿,变成了能看见、能摸到、能闻着的诗意。而石佛沟的秋天,就是这诗意里最打动人的一笔,每个来过的人,心好像都落在了那片满是彩色树林的山坳里。

官滩沟：山水逢秋别样美

□ 党慧

古人道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秋之美,从不在浓艳,而在那份浸透山水的“别样”——它让苍翠褪去青涩,让溪流裹上清冽,让寻常峰峦染出层次,让平凡沟壑盛起斑斓。

而位于兰州近郊的官滩沟,这份“别样”更显真切。当深秋的笔触轻轻扫过这里的山、水、林、谷,原本青绿的画卷便晕开了橙红、鎏金与黛青,连风里都裹着松针与枫香的醇厚。若想寻一处不远不近的秋,不必奔赴远方,只需走进这方被秋染透的天地,便知山水逢秋,竟能美得如此不同。

从兰州城区出发,沿兰阿公路向东南行驶约四十公里,车窗外的城市建筑群逐渐被连绵起伏的“彩林”所环抱,工业文明的气息在与深秋生态的交融中缓缓淡去。驶过阿干镇,平坦的柏油路顺势蜿蜒上山,当路侧“官滩沟风景区”的朱红标识牌清晰映入眼帘时,空气中的质感已然变换——褪去了城区偶有的干燥气息,取而代之的是浸润着枫香、松针与腐叶混合的醇厚秋味,仿佛一帧帧裹着暖意的深秋画卷,轻柔铺展。

追溯官滩沟的历史脉络,明代肃王牧马场的记载为这片土地烙下了“官滩”的印记,昔日皇家圈地的规制虽已随岁月淡去,却为今日的生态盛景埋下了人文伏笔。如今,马场旧址虽难寻踪,但一沟绵延的山骨水脉,在秋日的笔触下已然铺展成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长卷。

抵达景区入口,徒步而行,两侧山峦首先映入眼帘。不同于江南秀山的

玲珑婉约,这里的山带着西北大地特有的雄浑质感——青灰色岩层裸露处,如大地舒展的筋骨,尽显苍劲;岩层缝隙间,油松、云杉挺拔而出,笔直的树干似利剑直指天际,舒展的枝叶却以柔和的绿意,为山石棱角晕染出自然的温情;缓坡与陡崖交错的山形间,厚密的草甸已褪去盛夏的深绿,换上浅黄的秋装,远观如大地披上的金色绒毯;陡峭崖壁上,丛生的灌木经秋霜点染,化作斑斓的调色盘——红似丹霞燃灼,黄若金箔铺展,紫如墨韵流转,一簇簇点缀在青灰山石间,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图景。

顺着栈道往里走,铺满落叶的栈道,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,像是在与每一片叶子对话。路两旁的油松林长得密,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漏下来,在地上织出细碎的光斑,风一吹,光斑便跟着晃,连带着空气里的松香也跟着流动。偶尔能看见松树下掉着几颗松果,棕褐色的壳瓣张开,像小小的莲花座,捡起来掂一掂,还能摸到里面坚硬的松子。走得再深些,松树林渐渐让位于杂木林,桦树、杨树、枫树混在一起,秋日的画笔在这里用得最是恣意。桦树的树干是雪白的,树皮像一层薄薄的纸,风一吹就“哗啦”响,枝头的叶子却黄得透亮,像挂了满树的小太阳;杨树的叶子要更厚重些,黄里透着点橙,风过时整树叶子“沙沙”地翻,像一片流动的金浪;最惹眼的是枫树,叶子红得浓烈,有的是浅红,像少女脸颊的胭脂,有的是深红,像陈年的红酒,还有的红得发黑,像蘸了浓墨的笔

锋,远远望去,整棵树就像一团燃烧的火,把周围的秋色都衬得亮堂起来。

步行约三十分钟,耳畔忽然传来水声,顺着声音拐过一道弯,一条清亮的小溪便横在眼前。溪水是从山顶的积雪融来的,凉得扎手,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,石上长着薄薄的青苔,绿得像抹了层翡翠。溪水不深,刚没过脚踝,水流不急,绕着石头慢悠悠地转,偶尔撞上几块大些的石头,溅起细碎的水花,落在草叶上,滚成颗颗水珠,映着岸边的红叶,连水珠都染成了红色。溪边的石头上坐着几个游人,脱了鞋把脚泡在水里,嘴里“嘶嘶”地吸着凉气,脸上却带着笑。女儿看着玩水的大人们,攥着我的衣角雀跃:“妈妈,水里有小石子!”她细白的小手刚探进去,便猛地缩回来,鼻尖皱成小包子:“好冰!像含了块薄荷糖!”我笑着牵过她的手再探进去,凉意顺着指尖往胳膊肘窜,刚刚爬山的燥热竟像被抽走般消散,只留得指尖沾着的水珠,映着岸边的红叶,成了颗小小的“红宝石”。

离开溪水接着往前走,道路顺着山势慢慢变陡,脚下踩着一层松针,软软的,走起来倒不觉得累。

走到半山腰,扶着道路旁边的云杉歇口气,抬头往远处看,皋兰山被秋雾染成了淡淡的青灰色,像一幅横在天边的古画。山尖上飘着几缕云彩,淡得几乎看不见,就像画画的人忘了洗笔,随手蹭上去的几道墨印。

低头再看官滩沟的山谷,颜色艳得像被人打翻了装胭脂的盒子,从脚

边一直铺到山底;深绿色的油松像化不开的墨,金黄色的杨树叶像晒好的蜜糖,火红色的枫树像烧着的云霞,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灌木,裹着浅紫、淡粉的颜色,浓淡不一地顺着山坡铺展开,让人看得入了迷。

走累了,我们找了片平整的草地搭起小帐篷,帐篷前支好折叠桌椅,把从家里带来的卤味、水果一一摆开,和朋友围坐着喝茶,边看风景边聊天,说些家长里短的琐事,笑声都跟着飘飘起来。

往四周看看,几个孩子围着秋千你推我荡,银铃似的笑声飘得老远;摄影大哥举着相机,蹲在灌木丛前追着光拍红叶;不远处的老两口并肩坐着,默不作声,就静静望着远处的山。这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休憩,实则是现代人对自然最本真的“精神回归”。

而官滩沟的好,不只是山清水秀,更在于它能让人慢下来——在这里,对着山风说说话,和朋友碰一碰茶杯,连晒太阳都觉得踏实。这些藏在平凡里的小惬意,就是大自然偷偷给我们的甜,也是最实在的幸福。

夕阳西沉,山谷间寒气悄然漫上来。我们返回时,夕阳把天边染成了橘红色,余晖洒在山林里,给每一片叶子都镀上了一层金边。走出景区大门,再回头看的时,暮色已经漫了上来,远山近树都变成了深浅不一的墨色,只有偶尔闪过红叶,还在暮色里亮着一点暖红。风里的凉意更浓了,却让人心里暖融融的——原来兰州的秋天,有官滩沟这样的浓墨重彩,藏着山的骨,水的魂,还有秋's深情。

相关链接

兰州赏秋推荐地

兰州植物园

金秋十月的兰州植物园,是被菊花点亮的秋日秘境。园内300余种、7000余盆菊花齐齐绽放,白的似雪、粉的若霞,各色菊瓣层层叠叠,或舒展如蝶,或卷曲似绒,簇拥成一片绚烂缤纷的花海。微风拂过,不仅卷起满庭菊香,还带着秋日特有的清爽,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,沉浸式感受这份雅致。这场菊花盛宴将持续至10月底,想赴一场秋日菊约,这里便是绝佳之选。

白塔山

作为兰州城的标志性景观之一,白塔山公园的秋意藏在满院银杏里。每年10月末至11月,园内的银杏树褪去翠绿,换上一身耀眼的金黄,阳光穿过枝叶洒下,将地面铺成斑驳的“金毯”,亭台、石阶与金黄的银杏相映,每一处角落都宛如精心绘制的天然画卷。这里不仅是赏秋的最佳去处,更是拍照打卡的宝藏地,在此可沉浸式拥抱兰州的秋日浪漫。

什川古梨园

金秋时节的什川古梨园,是一场关于“丰收”的盛宴。百年梨树枝丫道劲,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金黄梨子,像缀满了秋日的小灯笼。一辆辆满载果实的车辆在梨园小径间穿梭,果农的笑声与车轮碾过落叶的轻响交织,空气中满是梨子的清甜与丰收的喜悦。若想感受这份鲜活的秋意,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是最佳时节,既能赏梨园秋景,还能亲手采摘新鲜梨子,体验独特的田园乐趣。

兴隆山

素有“陇右第一名山”美誉的兴隆山,秋日堪称“调色盘”般的存在。每年10月中旬左右,山间的丹枫与霜叶次第染红,成片的红色蔓延在山脊间,与常青的松柏形成鲜明的“红绿撞色”,层次分明又极具冲击力。沿着山间步道攀登,脚下是松软的落叶,身旁是绚烂的秋景,登顶后更能将兰州城的全貌与穿城而过的黄河尽收眼底,壮阔与秀美在此刻完美融合。



近日,兰州云顶山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。 田晓 丁凯